

## 懶散

吳魯芹

某天，孩子取回成績報告單，在導師評語項下，有一行頗為秀麗的字，文曰：「聰明活潑，只是不用功。」做父母的原可藉此申斥一番，以觀後效，無奈我心底裡竟然十分歡喜，而且因為平素一向缺少涵養，喜怒形於色，臉上一時也就掩飾不住心底的莞爾。這，自然引起孩子的好奇，以為其中必有故事。於是問爸爸小時成績單上老師怎麼寫的。也許是求勝心切，口氣且不十分雅馴。

我不屬於有急智會臨機應變一類的人，瞠目無以為對，一時竟譟不出幾個較為好聽的字眼來，讓我感歎下一代不如一代。我說三十年前初級小學的成績報告單，沒有現在這樣複雜，有沒有這樣有人情味，而且我不記得那時我們已經有了導師這個名詞。這些對一個年甫八歲有半，在這件事上求勝心切的孩子，都是不足置信的遁詞。「你想想看——一定有的。」

我真去想了，並且有了答案。可是並非甚麼導師評語，借一句時髦的話，是「自我檢討」之類，是尚未蓋棺之前的論定。概然的論斷，原來是很危險的，但這一回卻妥妥貼貼。這四個字用在三十年前，和用到三十年後，大約都切中肯綮，無懈可擊。於是我大聲說：「想起了，『好吃懶做』！」

懶散對我據長輩說，似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分。出世時之姍姍其來遲，已是欠勤快的憑證。襁褓期間，傳說亦有懶得出奇的事蹟，傲視儕輩。也許為了這些緣故，及長就對懶散起一種護短的心理。記得幼時吾家通小書房的走廊上，有一副竹刻的抱柱，聯云：「勤能補拙，儉以養廉」，我因為不解其涵義，以為那是教訓懶人的，心中常起一陣反感。我那幼小而自大的心靈裡，總覺得勤快是生來不幸為拙人的一種彌補之道，愈勤愈顯其拙耳。略有天分之人，除非自甘貶抑，應該避之唯恐不及的。那時兒童還未升格到主人翁的地位，否則我大約會建議換一副。如此有好幾年，看到那副對聯，就略感不安。我十分羨慕外婆家二門上「民宦鄉賢世澤，鴻詞鼎甲家聲」那一副，我喜歡它的大氣磅礴，睥睨一切，兩相對

照，益形顯得吾家的寒傖，在智慧上低人一等，有一天我忽然問長輩：

「一科三鼎甲的那三位老人家笨不笨？」

「他們怎麼會笨？」

我沒有追問他們勤快不勤快。並不是我懶於追問，因為我覺得那是多餘的。他們既然不笨，還用得著拿勤快來彌補？到後來，年事漸長，懂得勤能補拙這句格言是甚麼意思，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講究如何推理的學問，證明我那種想法，不通到可笑的程度；再加上一些無情的事實，逼得我恍然大悟，所謂天分云云，不過爾爾，覺得那種少不更事，實在幼稚可憐。那情形一如在去年一年揮霍無度的舊帳簿上，批一句「姑念年幼無知」，一笑了之，揮霍的習慣，並未隨歲月俱去。「並不是懶於怎麼怎麼」那一成不變的想法，也仍然若影之於形，數十年如一日，未嘗須臾離也。

有人說懶散是萬惡之母，也有人說他是貧窮的根源，最講究實際的富蘭克林，在他的「致富之道」一文中，就曾特別警告世人，千萬懶不得，一懶就會給窮困纏上了。那位望子成龍，不憚煩寫了若干封「誠子書」的齊士特菲爾男爵，也說無所事事是心智薄弱的現象。似乎一個人同懶散結成了不解之緣，其命運就大致定矣，西洋有句格言，大意是你甚麼事都不想做，也就難成為一個人物。這是帶有至理的廢話，可以同「早起三光，遲起三荒」一樣放諸四海皆準，世上的富貴榮華，能不勞而獲的，總是例外居多。古羅馬史家塔西佗(Cornelius Tacitus)在他的編年史裡，曾取笑披屈隆留(Caius Petronius)，說別人的功成名就，全靠辛勤，獨此人的成名，得力於他的懶散。但是披屈隆留實非等閒之輩，他那套諷刺本領，不僅使他成為一個人物而有餘，而且說明若以他的身體比做一部機器，表面上也許並不勤奮，像是在半停頓狀態，其中一定有某一個齒輪，動的特別勤快，否則世人那能見到從他身上迸出的那些智慧的火花？這在懶散之外，別無長物的人們，是高攀不上的。

不過，在懶的世界中，如果也有格調的話，我亦自有其獨到之處。第一、我總是直認不諱，毫不忸怩。也從未想到要捏造一兩句好聽的言詞，去掩飾自己根

深蒂固的惡習。我自承在偶爾說過言不由衷的話之中，屢犯的一項，就是在求職或者類似表格的「特長」項下，不敢從實招來，填一個「懶」字。可是世上甚少絕對誠實之事。好吃懶惰做像孿生兒，因此懶人更不可能有不食人間煙火的道行。大約是新文藝術語中所謂「殘酷的現實」，使我如履薄冰，體會到還是讓此一不凡的特長，暫時埋沒一下為上。第二、我未嘗有過痛改前非的打算。不像某些同道，在大年初一，忽然前後半若兩人，以今日之我，非昨日之我，自言自語：「今年不能在這樣懶下去了。」我是寧願抱殘守缺終其身。依然故我這句話，似乎含有無限的哀愁，是懷才不遇者的嗟呼，是懷才已遇者，未能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的嘆息。但對區區說來，沒有比故我更可愛，更捉摸得住，更可放心的了。

當然說我一生懶散抵死無悔，也未見公平。我亦曾略有悔意的。記得某年臥病醫院中，同室為一青年詩人，彼此其實均未到奄奄一息的程度。但，不知怎麼，有一晚淒風苦雨，相對惘然，竟討論到蕭條的後事上去了。我說萬一天上白玉樓成，非他去不可，有何事相託否？他默然良久，然後鄭重其事地說，希望我能叫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一行濟慈的詩：

他的名字是寫在水上的。

我不甚解其義，祇覺得雅緻得很，甚何詩人的身分，詩人順口問我打算在墓碑上刻點甚麼。這一問，無異為我開了一個新的眼界。人們附庸風雅，有時大約也是環境使然。吾鄉俗語：「堂前無古畫，不是舊人家。」大約也就是此種輿論的制裁，使暴發戶對贗品心悅誠服，不敢怠慢，使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印得精美無比的美女月份牌，還是不能當作中堂掛。如果我無緣在病榻纏綿時，沾到詩人的春風廣被，斷想不起墓碑這回事。我原先的觀念，生老病死的人生過程，死是終站，到了就一了百了。不知道並非終結，下面另有文章，還可以人以碑傳，永垂不朽，於是我想，無論如何，總得拾一兩句恰如其分的牙慧，對自己才算有個交代。可能是念及時不我與，那兩天腦竟然比較勤快起來，然而先賢於緒，浩如煙海，縱有可抄襲的墓誌銘，自慚卑微，也實在巴結不上。比在大門照壁上寫「對我生財」四個字，要困難多了。後來，無意中看到十九世紀英國戲劇家阿伯萊

(James Albery)自撰的墓誌，喜出望外，可謂得來全不費功夫，以此人之文明，如此說法，完全是自謙之詞，不在話下，他萬也想不到數十年後，數千里外，那幾句話，對異國之人，竟然語語中的，毫釐不爽。銘曰：

他愛在月光下打盹，

也愛在陽光下閉目養神，

甚麼事都是「就要去做」，

倒下頭來，一事無成！

這幾句話，真是深獲我心。祇是我對一事無成，當時雖略有悔意，事過境遷，也就淡了。後來閱歷稍深，發現一事無成和懶散，並不一定是因果關係，新式格言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，把人世間事盡畫成簡單的方程式，幾乎同說四方的圓形，一樣地荒謬，世上有不少鬱鬱終其身的人，就是因為耕耘收穫之間，畫不了等號。只知耕耘，不問收穫；當然大方；但是比較快樂的，恐怕還是那些無心耕耘的人。

我不敢說，懶散是快樂之本。但是懶散不給人快樂的例子，是不易找的。文學史家特別恭維陶淵明「復得返自然」，「不覺知有我」的高超境界。其實物我兩忘，似乎先得從懶散開始，期之於僕僕風塵發號施令之人，談何容易？懶散到某種境界，幾乎可以說是代表一種智慧，並非每一個凡夫俗子所可企及。我們平日為世俗對懶散之人所加的鬼、蟲等封號左右，以為此輩人與煙鬼、酒鬼、寄生蟲同流，不恭敬之中，還顯出淺薄。其實，如約翰生博士所說，人人都是懶鬼，不是的話，也是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懶散之心，在人的性格哩，說不定可與惻隱之心，羞惡之心平分秋色。它縱無積極貢獻，但無形減少爭端，帶來靈靜，也不無微功的。

我們平素對懶散有微詞，獨勤快備致讚許，也是欠明事理的例子之一。勤快祇是手段，懶散才是終極目的，當今之世，在西方國家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半年勤奮，就位了換取海上十天的徜徉。勤快一輩子，終年勞碌，不是命苦，必然是天生任重道遠，勢將留芳百世的人物。至於一介庶民，應如約翰生博士所說：「勤快的目的是為了懶散，正如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和平。」能一生懶散的人，等於生

來就是百萬富翁，是前世修來的福氣，大可不必自慚形穢。而且

上帝

愛那蒼空一抹虹霓的懶散從容，

不下於愛無邊大海的波濤洶湧。

虹，常人也喜歡的。文成之翌日，陣雨過後，西天現出多彩的虹霓，像是一座燦爛的長橋，我躺在椅子上為孩子講虹的故事。漸漸遠天僅剩一抹斜陽，使我念起昆明晴空變化多端的雲朵……。

過一會，似乎在朦朧中，聽到孩子清脆的聲音：

「瞧，爸爸又睡著了。」

## 導讀

吳魯芹（一九一八年～一九八三年），原名吳鴻藻，上海市人。於五十年代開始創作散文。他生性灑脫，不滿文明社會的許多陳規陋習，並喜用幽默的方式發表看法。詼諧之中，透出智慧，被視為台灣八十年代之前幽默散文的代表作家。散文集有《美國來去》、《雞尾酒會及其他》、《瞎三話四集》、《師友・文章》、《餘年集》、《文人相重》、《暮雲集》等。

作者生性豁達，性格散淡，不受某些社會定規的拘束。對於社會與人生，也能以其學者的智慧作出獨特的理解。〈懶散〉一文，看似為「懶人」之懶辯護，但其間表達出自己拋棄事功、率性而為的真性情與寧靜淡薄的人生意境。

這篇散文表現出吳魯芹幽默散文的典型風格。

首先是智者的理趣學識與幽默情緻的結合。文章看起來似有遊戲文字之嫌，但由於作者善於將自己的人生經驗，尤其是一個學者的智慧融入閑談之中，因此在幽默筆調中透出一種深厚文化孕育的博大心靈。作者在行文之中廣涉中西文化典籍，舉凡山川人物、歷史掌故，盡收筆底。再加上輕快諧謔的筆致，這本身就是一種文章境界，與作者所言之「懶散」之人生境界相吻合，建出智慧的心靈光

輝。

其次，在信筆遊戲詼諧之中，見出文章的行文巧妙與結構的嚴謹。文章的寫作動機似乎極不經意，以兒子成績單的「不用功」三字引出自己「好吃懶做」的本性。接者，敘說自己平生之懶，並以「勤能補拙」格言引出自己的思索。隨之文章汪洋恣肆，奔流而下。行文之中引經據典，縱談古今，但信筆之中已在作者悄悄收束作伏筆。在引詩「上帝／愛那蒼空一抹虹霓的懶散從容」之後，敘說為兒子講虹的故事而睡著了，極自然地收束全文。兒子在全文中兩次出現，一次是開頭，一次在結尾，起到前後連絡之功用。而且，文章以兒子之懶始，以自己之懶結束，結構上前後呼應，巧妙而整飭。題目雖叫「懶散」，可是「文理結構」絲毫不馬虎。

本文的成功之處，便是在知識之外，加入個人性情的坦述，文中有一個「人」存在，活生生地把一套知識當作生活。所以，知識不致成為負擔，也不流於形式。知識與文中的敘述者結合為生活的內容，融入人生理念。簡單說，性情表現才是本文的「真味」，而知識是真味中的加料或泉源。可知典故要能活用，不要堆垛死用。

## 問題與思考

1. 吳魯芹散文的「風趣詼諧」與林語堂小品文的「幽默」，有何異同之處？

請舉實例說明之。